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

捕梦网

Nora Chen

BUMENGWANG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陈少聪 著



陈少聪
著

捕梦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捕梦网/(美)陈少聪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0.1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于青等主编)

ISBN 7-80605-847-8

I. 捕… II. 陈… III. ①游记-作品集-美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美国-现代③随笔-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3928 号

捕 梦 网

陈少聪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岐山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4 插页 202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847-8/I·734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22405 电话:0917-8587003)

目 录

卷一·抒怀

访隐者不遇

3

爱弥丽啊爱弥丽

14

射星花

22

菩萨蛮

32

安妮与我

38

水莲

44

53

偶遇

58

樱花如雨

63

魔戒

66

春茶

75

回忆长江水

卷二·探索

99

波克丽手记

生活小品二则	104	探索者日记	136
滚雷药师的传奇	110	从莎翁的「暴风雨」谈起	129
少年彼德的烦恼	116	平行的爱	120
卷三·游踪			
不朽的风凰	167	峡谷散记	186
空中有许多精灵	174	捕梦网	194
梦多昔诺素描	180	水鸟与金字塔	201
		「犹可叹」半岛纪事	221

卷四·追溯

莎莉之跃

.....

243

寻找那只古瓮

.....

251

黛尔飞烟云

.....

259

梦中的石狮

.....

266

273

.....

奥林匹亚怀古(上)

279

.....

奥林匹亚怀古(下)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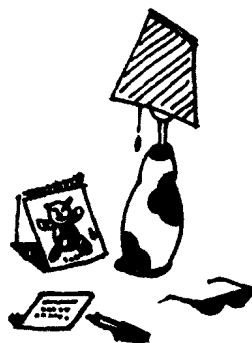
.....

拔摩岛的呼唤

290

.....

济慈，他在哪里？



卷 一

抒

怀



访隐者不遇

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里，奇人不少，可是再也没有一个比李幽奇其人更绝更妙的了。他自己取名李幽奇，其实他祖籍波兰，生长在美国东岸的天主教家庭，却一心想做中国道士，如果真相信有轮回一事的话，此君前世必属黄帝子孙无疑，而且最可能是济公活佛一类的人物。

我觉得天下的所谓天才，大而化之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像贝多芬式的悲剧型，另一类则是孙悟空式的闹剧型。我的朋友李君无可置疑的是第二型。

他所居住的屋顶间一进门迎面张贴的即是一张西洋用来算命卜卦的纸牌中的小丑，这小丑的形象与马戏班中所见的小丑大大不同，这小丑脸上不涂油彩，也不穿灯笼式衣袜。一脸无邪诙谐，十三点兮兮，乐不可支地蹦呀跳的，肩上扛着破衣袋，一手拈花，头上戴着绒头尖帽，一脚尚踩在崖上，另一脚已悬在半空，一步下去即是万丈深谷，他还执迷不悟，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

“这是干么的？”一天我看到这张画在他墙上出现禁不住问他。

“这是西洋太鲁牌中的丑，本人是也。”

我略一迟顿，恍然大悟，禁不住拍手大呼：“妙也，妙也。”他眨了眨他深度玻璃眼镜下的大眼球，顺手为我沏了一壶六安茶，又继续打他的字去了，他正完成他的科学奇幻小说《玫瑰与荆棘》的第一章，只剩下最后一页没打完。我一看他这打字纸可是非同小可，由桌上打字机一直往上连到天花板的水管铅筒上，好像什么裱糊店里的装置，不知他哪儿搞来的玩意儿。“这又是什么？”我指着铅筒上垂挂的一束束枯草，上头有晒干了的黄色小花。“是麻黄，做草药用的，也可以当茶喝。”他径自打他的字。

我的视线顺着铅管扫过去，书架上的书有的已碰到天花板了。这间厨房、书房、客厅兼草药房合一的屋顶间，实在不够他摆书的，怪不得他一向憧憬着租一间教堂式的书斋，天花板无限高，他可以架梯子爬上去取书，我说你何不去做天主教神父？他说他考虑过，不过觉得还是做中国道士比较好玩，做道士可以开方炼丹，多有意思，做神父太受限制，他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年劳伦斯长者为罗密欧朱丽叶开了一服方丹，断送人命不算，还要吃官司，“神父，算了吧！”李君直摇头。

我看完了他的一面墙，转到另一面墙，墙上竟贴有一幅绿底的英文字画，诗是英文写的，题目却是用中文写的“渔村独景”。内容语气分明是仿孟浩然的七言绝句，满有味道，一开头是这样的：

阴雨连绵河水涨
树叶落尽
远方岛屿一一出现。

◎

旅美华文女作家精品书系

南风在松底
 嗟叹我的孤寂。
 壮志消沉，
 枕边姑且抽烟打盹。

.....

“好诗，诗人是谁？这渔村又在哪儿？”我好奇起来了。李君此时已作习完毕，他的劲头来了，一跃坐在他的饭桌上，为我大事描绘渔村人物志。

他说大约七八年前，有一批他的朋友，文史科的研究生，有的读完了硕士学位，有的还在进修博士学位，一时厌倦了学院式生活，六九、七〇年时代正是归隐之风盛行之际，这一伙华大的研究生决心找一块隐密之地，另辟世外桃源。他们在西雅图之西北约七八十里拉康娜（La Conner）小镇边缘地带，沿史凯吉（Skagit）河旁，搭起竹棚茅舍，开始隐居，约有十户人家，写“渔村独景”的保罗·寒僧即其中隐士之一，当年是学中国文学的，博士学位半途而废，满怀对学术界幻灭之情，和女友两人搬去渔村，住在一艘旧木船上，伐木为生，闲来翻译唐诗，一晃已是五六年了。^①

说到保罗·寒僧所居的木船，李君又兴奋起来啦。“我每次上保罗家，还得先练几天臂力，才能有劲顺系船的绳索爬上甲板去哪！好不容易啊！”我听了半信半疑，很不服气。“算了吧！你又瞎吹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哪来的桃源！明明

①保罗·寒僧（Paul Hanson）英译的唐诗已于一九八〇年由 Cooper Canyon Press 出版，书名为 Before Ten Thousand Peaks。

是唬人的！这莫非又是阁下科学奇幻小说的另一章腹稿？”

“不信我带你去看，这会儿就走。”他老兄倒认真了，我反而想打退堂鼓啦。“算了，以后再去吧，现在天下毛毛雨，西北方恐怕雨更大哩！”

“绝不会，保管一过头三十里立即会晴朗起来，这是我的经验，我跟你打赌，输了给你两毛五。”他从饭桌上跳下来，捡起地上的红书包，套上长统胶靴，锁上门我们就出来了。他还特地到欧洲甜点铺买上上好的核桃西点，他说他们乡下难得吃到精致的点心。李幽奇这人平日省吃俭用，可以比得上颜回，颜回是一簞食，一瓢饮，李君则日进一餐，连日常的面包也舍不得到店里买，硬是自己发面做的。我看他最舍得花钱的地方大概是书与茶了，什么六安茶、祁门红茶、碧螺春、普洱，他都毫不计较，到唐人街上把它们一一买回来，一天喝上五六壶，衣着上之俭省更不用提，一年到头看他穿的那条牛仔褲补了又补，处处是补钉，足够有资格做丐帮帮主，如今居然有心为朋友买昂贵西点，这份慷慨也足以证明李君前世必属黄帝子孙无疑。

一路上听李幽奇天南地北津津乐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几乎没有一桩事是他不晓得的，人家说什么博学强记，过目不忘，用来形容他是一点也不过分。有人说过他是一部活百科全书，他那几十箱书好像都变成了电脑卡片，一一储藏在他脑子里似的，你随便问他一个问题，哪怕是最冷门的，他多半有足够资料为你讲上半小时的，从喇嘛教到西方中古世纪炼金术，从心理学到北欧神话，从老庄思想到南美土著习俗，每样东西他了解的幅度与深度绝非仅止于皮毛而已。

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我们已来到拉康娜小镇，

细雨方憩，我们决心先下车到镇上游游，再继续往渔村。早就风闻此地是一艺术风味极浓的小镇。镇上手工艺品的小铺一家接一家，陈列着好些当地人做的手工艺品。铺子里的人好像并不怎么热中于生意似的。尽管我们在玻璃柜台前踌躇流连，柜台后的两位长须男子只顾谈论弗仑盖提的新诗集，以及昨夜镇上小型实验剧场的哑剧如何精彩与不精彩，一只白底黑花的大狗，慵懒地在门前屋檐下打瞌睡。

我们走过一家专卖手工艺品的玩具店，一个年轻女子正低头做着刺绣，李君认得出来架子上有一排带荷兰风的布娃娃是他朋友洛珊的作品。

洛珊正是我们今天要在渔村拜望的人之一，她的丈夫海若原来是华大研究生，专修西洋文艺复兴史，在渔村隐居已有五六年之久了，他每天勤练书法，偶尔也由外头接一笔生意回来，为人写文艺复兴时代的花体字，用来作文凭证书之类的，我问李君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李说迪克靠写字一年有个七八百元收入，洛珊做布娃娃和绣花棉被到镇上小店里寄卖，一年也有好几百元收入，他们一年平均只需要一千二百元即可维持生活。这一点对城里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在城里普通过中等生活的人，一千二百元只能用上一个半月罢了。然而李君却说：“这就是隐居与不隐居之不同处了，要不然又何必隐居呢，渔村的人都是自我放逐的诗人艺术家，他们隐居目的就在摆脱现代文明加诸于人的束缚，不愿在营营苟苟的人群里为五斗米折腰，与世浮沉，他们要保有自我的独特性，以及证明他们对生活的形式有选择的自由，特别选择到乡野隐居，寻求返朴归真的心灵境界，为了这点，物质文明的享受只好牺牲了，不能两全，并非他们实

行斯巴达主义，硬给自己过不去……”李君讲个没完。“好了，别又开讲座好不好？”此时又想起“渔村独景”一诗里的这一段：

柴门不闭风寒
即使在关着的时候
门缝透进的亮光
也足够阅读最小的版本。

不禁打了一个寒战，自知是做不了隐士的。

从拉康娜小镇又开约十里路，李即嘱我在山丘边停车，以下这两里路得步行，无汽车路。两里路本来没什么，可是这十二月腊月天气，头上又下毛毛雨，田里的泥浆足有半尺深，泥浆把我的皮靴弄得一塌糊涂，我一路走一路抱怨，“早不来，晚不来，偏挑这鬼天气来，你老兄害人不浅！”我一边挣扎，一边嘀咕着，每步都得小心翼翼，不然随时都会栽跟斗掉到泥沼里去，心里着实后悔今天被他拖出来受这洋罪，好好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吃巧克力岂不比这强上几倍么？上当也，上当也。

李君对我的抱怨一点也不予理会，只顾挣扎迈着步子。这条泥路虽只半里长，却好像永无止境，走了大半个时辰才到尽头，我喘了口气，对着李君直摇头瞪眼，他老兄眨了眨眼，一本正经地说：“老实告诉你这使我想起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啦。”

好在下面的一里半路是树林小径，虽湿不烂，比起前一段泥塘子简直有天壤之别，好歹苦尽甘来，看来是渐至佳境

啦！一路踩着湿淋淋的落叶，偶尔头顶上的雨滴会从后颈流进领口，冷得背脊骨直发抖。说着说着，蓦地抬头，前方二十尺外竖着一个小小的牌楼，顶上系着一口钟。

“到了，到了，他们居然还有城门哪！”我叫了起来。

“这是海若和洛珊的家。”

原来不是城门，竟也高高筑在土丘之上，我们顺着粗制滥造的石阶往上爬，连门也没有，仅有一块发黑的布帘，里头静悄悄的。大概他们进城去了。里面另有一扇门，敞开着，李幽奇大踏步走了进去，我跟在后面。

“哈啰！”他用他低沉的嗓音呼道。只听见里面很轻微的男声应道：“进来。”

海若坐在灶旁，抽着烟斗，并没起身，甚至也看不出兴奋的表情来，真是隐士一名！洛珊坐在楼梯上，半转过身来说了声“嗨”，如此而已，与我想像中的“有朋自远方来”的热烈镜头真是相去太远了，恐怕这就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吧。海若径自坐在灶旁抽他的烟斗，洛珊仍坐在楼梯上含笑不语，倒是李幽奇先提话题，他和海若谈书法，谈墨水与纸张的质地，这一下海若的兴趣被引起来啦，开箱把他珍藏的各式名贵纸张，以及搜集的前人的字迹，统统从一只大木箱里一一拿出来，每件东西都用布巾包裹着，主人惜物之心可见一斑了。

外面毛毛小雨继续下着，屋里没有电，虽然只是下午两三点钟，天色却开始黝暗了，我望着窗外的雪莓发呆，忖想着将自己设身处地一番，怀疑自己是否能过这种简静的日子。

灶里的木柴倒是把屋子烘得暖暖的，洛珊和了一点面，

加些牛油和白糖，搓成一个个小饼，在灶里烘了一烘，切了两只苹果，一碟乳酪，沏了一壶茶，这就是中饭了，说也奇怪，我吃得好香，好似一辈子没吃过这么香的甜饼似的。

是不是在生活简化之后一切都相对地改观了呢？以此类推，要是日常物质生活一再简化，人对物质的要求随之降低，那么，久而久之，对世间一切陈规旧习自然也会视为累赘的身外物了，相对地，精神愈加纯化提升了，不是么？这就是隐居的真髓吗？这个道理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了，但是亲身体验，这回还是第一次。

洛珊领我上他们的顶楼看她的工作房，一架旧式的缝衣机对着小窗口，窗口看出去，百尺之外便是一湾史凯吉的河水。他们日常用水都是到那儿汲来的。洛珊说去年春天河水涨得好高，一直漫到他们木楼脚下，好在木楼盖在小丘之上，不致被淹，害他们被困了好几天出不去，不过她说他们倒也不以为苦，反正屋里的柴火干粮还够用上一阵子。

缝衣机旁有好几个箩筐，里面尽是零零碎碎的布料棉絮，柜架上放着好些做了一半的布娃娃，各式各样的，我最喜欢的还是那种穿荷兰大围裙戴白布帽的荷兰娃娃，它们有洛珊特殊的朴素风格。

阁楼一隔为二，洛珊的缝衣房占一边，海若的书房占另一半。书房里面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矮木几子，旁边一个大竹筒里放着一卷卷各式纸张，地下铺着草席和两个垫子，窗台上剩下半支烧过的香，看来他们是经常打坐的人。

我忍了好久的话终于还是存不住：

“你们长年在这里待着，难道有时不会觉得无聊吗？”

“不，一点也不无聊，以前在城里住着时活动繁多，一闲

◎

旅
美
华
文
女
作
家
精
品
书
系

下来就觉得无聊，因为心里总企望着有趣的事发生。现在心里无所企盼，每天每分钟一点一点流过去，精神只寄放在现在每分钟上，不去想下一分钟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也就不知道什么是无聊了。”

“是吗？”我只专心听着，还是不甚了解。

李君忽然想起此行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去造访保罗·寒僧，连忙问海若。没想到海若说保罗已不在这里啦，他那艘木船越来越破烂，住不得了，他与女友已搬回西雅图城里去住。他翻译的唐诗已经定稿，正预备找出版商出版，不晓得成不成，听说他的女友在城里教舞。

可惜我想看的木船看不到了，但至少证实木船并非神话，保罗·寒僧确有其人。只是“访隐者不遇”之情，难免令人惆怅。

这北国初冬的天，不过四点钟，天色已发暗了。我们辞别渔村时，河水渐渐浸到小丘下来了，再不走也不行啦，海若与洛珊却坚持要送客送到林子尽头，目送我们走向泥泞向晚的田陌才回去。

我们又回到中午那段艰苦的长征途上了，我深幸生平没立志做隐士，否则的话，不说别的，光是这半里路就差点要了我的命，做隐士岂是闹着玩的！转身看李君，他倒是悠游自得，此时他老兄已经把他那吓煞人的刺眼橘黄塑胶斗篷披起来了，尖帽子鼓足了风，看来好不荒谬滑稽，他这时看来更像太鲁牌中的丑了。而我每步都艰苦万般，尴尬极了，脚下的泥水咕噜吐噜地叫，再看尖帽下的李君，那副一本正经专注的神气，真教人好气又好笑，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大笑不已，笑声划过凉风飕飕的田野，我越笑越不能自己，索